科學與人文：傳統經典研究的哲學辯護

Science and humanities: the philosophical defence of traditional classic research

甘澤林　*KAM Chak Lam*

（香港中醫哲學研究所）

[摘要] 傳統經典研究運用於中醫基礎義理建構、臨床實踐轉化、生活養生教化等領域，自古推動中醫進步同時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但過去幾十年來基於自然科學的實驗研究急速興起大有取而代之之勢，並掀起了許多學術問題和爭辯。基於現有的學術難題，從哲學的高度，分別對自然科學與傳統人文的哲學原理、邏輯理性、實踐規範進行分析和比較，指出基於自然科學的生物醫學研究和循證醫學研究二者應用在中醫學科時可能存在的方法學問題，釐清傳統經典研究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以期促進中醫基礎和臨床研究的可持續性發展，推動中醫進步。

[關鍵詞] 生物醫學；循證醫學；經典；科學；人文

近幾十年來中醫學界對基於生物醫學和循證醫學研究的興趣，引出了一個十分重要並亟待釐清的醫學哲學議題：基於自然科學的實驗性研究能否取代傳統經典研究用來最終指導中醫師的醫療決策？我國對中醫基礎研究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強，吸引了很多研究者進入中醫研究領域，引起了對中醫研究一般理論、概念和方法的廣泛興趣和討論，但同時也暴露出一些混淆和誤解，科學與人文就是其中之一。科學與人文的區分事關整個中醫研究方法的哲學原理、邏輯理性和實踐規範，釐清二者的關係和異同十分重要。

1　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

科學是研究者對自然事物的直接觀察和推論，物理學研究就是典型的科學性研究，因為研究者不能根據人類的純粹理性而揭示新的規律。人文則是尊重人的思想。人文不同於科學，人文為人類理性的探索和實踐活動提供了新的舞臺，是人類通過純粹理智的創造力獲得新規律。換言之，如果沒有人文性研究，人類就不能找到現有科學知識以外、有效改變生命的方法。醫學的最終目的是通過人的理智和實踐，改變疾病的病程和轉歸，使它向著更有利於患者健康的方向發展。就此意義上，中醫學就是典型的人文醫學，而中醫傳統的經典研究也就是人文醫學研究。

中醫傳統的經典研究可分為文獻研究和義理研究。二者之間的核心區別是研究對象：文獻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文字和歷史，而義理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哲理。中醫傳統的哲理是天人之學，探討的是天道真理與人類生命之間的關係。所以由古至今中醫思想家都有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人相應的觀念。中醫傳統經典義理研究是反省說明天道真理如何落實到行醫者臨床的辨證論治之中，即由「正德」到「利用、厚生」的過程。當中的關鍵在於證候，陰陽則是天道與證候之間作為中介的義理模型。而文獻研究則是為這門哲學作出權威性的依據和規範，防止後人對看不見的天道真理作出任意的猜想和解釋。因此，在中醫傳統經典研究中進行的針對「天道（天）→陰陽（義理模型）→證候（人）」的人文性研究，對中醫學實踐的進步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A All Rights Reserved

2 經驗是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的分水嶺

眾所周知，由於科學的限制，不能針對天道真理作為研究對象，因此中醫生物醫學研究和循證醫學研究在研究人類生命和疾病，只能採取科學方法，即研究者只能在經驗感覺下進行對人類機體的考察，屬於科學性研究。由於天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它不能通過人類的經驗感覺而直接獲得，它乃是人類純粹理性得出的最高價值，屬於人文性研究。因此，經驗是哲學中用來區分科學和人文的標誌，在經驗感覺下探索細胞、分子或干預效果等機體現象的中醫生物醫學研究和循證醫學研究是科學研究的代表，探求天道真理在醫學中的實踐的中醫傳統經典研究是典型的人文性研究。

鑒於目前基於自然科學的實驗研究在中醫研究中起著主流地位，有必要充分釐清科學與人文的區別。鑒於經驗在區分科學和人文中的重要作用，推敲經驗到底是什麼就是一個避不開的問題？什麼是經驗 （empirical）？假如研究者看到受試者肢體截斷，骨折外露，研究者就此可以直接診斷出骨折，該研究屬於科學研究（研究一）。在這個研究裡，「受試者骨折外露」稱為經驗現象，這個經驗現象研究者可以用肉眼直接觀察（observe）得到，所以屬於科學研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當只是輕微骨裂，研究者就不能單憑肉眼直接觀察，而需要借助X片檢查來確診（研究二）。這次雖然研究者不能用肉眼直接看到，但是通過X片影像，研究者仍然可以間接地觀察到骨折現象。如果經驗等於被感知，就沒有理由不把它也叫做經驗，因此也沒有理由不把這類基於經驗的研究叫做科學研究。同理，當受試者空腹血糖過高，研究者就可以診斷出糖尿病(研究三）。在研究二和研究三裡，研究者雖然都不能直接觀察到病灶，但由於經驗現象與疾病自身構成因果關係，因此沒有理由不把這類間接經驗所得的研究也叫做科學研究。

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經驗可以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即使不是直接經驗，但研究者根據因果推理 （casual reasoning）仍可間接地將經驗現象與疾病自身連結起來而獲得在邏輯學上的同一性。這種經驗和邏輯的方法學結合，在科學哲學中稱為邏輯經驗主義，又稱實證主義，被認為是所有科學研究的哲學基石。所以也是科學研究與人文性研究最重要的分水嶺。

3 涉及證候的中醫研究也是科學研究嗎？

問題來了，在涉及證候的中醫研究中是否也可以符合這樣的科學性研究設計呢？上面說過，經驗是一切科學研究的前提，如果我們要把涉及證候的中醫研究也叫做科學研究的話，那麼證候就必須是一個可經驗的對象。假如受試者出現腰酸、畏寒、脈沉，研究者把它辨證為腎陽虛（研究四）。在這個研究裡，「腰酸、畏寒、脈沉」稱為經驗現象，「腎陽虛」稱為證候。如上所說，由於證候不能通過研究者的肉眼直接獲得，因此，如果研究者要辨證出「腎陽虛」，就只得通過腎陽虛的經驗現象，即「腰酸、畏寒、脈沉」，以因果推理的方式間接地與「腎陽虛」連結起來，如同上述研究二和研究三的情況，我們就有理由把這類涉及證候的中醫研究也叫做科學研究。但是問題的關鍵是：證候與它的經驗現象之間的連結真的是因果關係嗎？

當我們說經驗層次的什麼與什麼事件之間是因果的，有兩個意含：一是經驗事件p和q兩者是必然而在未來不會錯的；二是時序上p是q的發生的原因；也就是說，因果連結可以寫成必然

香港注册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CM All Rights Reserved

的邏輯形式「若p則q」（p→q）。以上述研究二為例，p是骨折，q是X片影像顯示骨折。「骨折」與「X片影像顯示骨折」之間是必然的，即前者引發後者是沒有例外的；而且，「骨折」是「X片影像顯示骨折」的原因。這樣研究者就可以斷定「骨折」與「X片影像顯示骨折」兩者之間是因果的。但是，中醫的證候也有這樣的因果關係嗎？答案是沒有。這是因為證候與它的經驗現象之間的關係不是必然的，而只是或然的。例如在研究四中，受試者出現腰酸、畏寒、脈沉，如果這些經驗現象與腎陽虛之間是因果的，那麼它們就必須是由腎陽虛所引發而沒有例外。但事實不是這樣，在中醫臨床上，腰肌運動勞損或膀胱經絡不通也可以引起腰酸，不一定與腎臟有關。同樣，腎陽虛亦未必一定會出現腰酸、畏寒、脈沉，性功能減退、尿後餘瀝或失禁、氣喘等等數之不盡的症狀也可以是腎陽虛的可能表現。既然「腎陽虛」（p） 與「腰酸、畏寒、脈沉」（q）之間的關係不是必然的，我們憑什麼可以說它們兩者之間是因果關係呢？再者，如果證候與它的症狀之間是必然的，則中醫師所判斷的證候應是相當固定的、不易改變的。然而，事實上，在中醫臨床中，證候是可以自由改變的。例如同一位患者，在不同的中醫師之間證候可以差距很大；而即使同一位醫師，當治療後發覺療效不佳的時候，這種修改證候的情況十分普遍，而且是完全容許的。

由此可見，證候與它的經驗現象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必然的，因此不可能是因果關係。（然而這不意味中醫師不能恰當辨證，高水準的醫師仍然可以作出十分準確的證候，只是並非百分百保證而已；但中醫的證效卻有一致性，而西醫的診斷和療效之間卻沒有必然性，此其異也。）由於科學研究的對象必須是一個經驗對象，這是科學方法學的基本要求，但是，如上所述，中醫的證候既不能被直接觀察，又不能通過因果推理而間接地經驗得到。既然如此，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把證候看作一個經驗對象，而把涉及證候的中醫研究也叫做科學研究呢？

經驗一詞，在文字和歷史上本來就有區分科學與人文的內涵。英文術語empirical，來源自古希臘語的，empeiriā一詞。而empeiriā一詞後被翻譯為拉丁語experientia，後者又延伸出了拉丁語中的experiment一詞，即科學實驗的意思。而中文字「形」，在中國傳統文化亦用作區分道學和器學。《易經．繫辭傳》：「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中醫傳統則稱為「無形」與「有形」。《內經》：「譬如天之無形，地之無理，白與黑相去遠矣」(〈示從容論〉)。由於「無形」是不能通過人類的經驗感覺獲得：「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 若神髣佛」(〈八正神明論〉)。因此研究者是不可對它作直接測量的：「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經水〉)。可見中醫傳統的陰陽道德之學，只能是人文性研究，不能叫做科學研究。

另外，有人認為應以實踐（practice）來區分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但是，如果以實踐來作為科學研究的指標，儒家和道家也是關於實踐的學問，強調「知行合一」、「利用厚生」的道德實踐，那麼這些研究也應該叫做科學研究，但是通常儒家和道家的研究，卻把它們叫做人文研究而不是科學研究。

4　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

因此，目前國內有不少學者在回顧中醫藥幾十年的科學實驗研究歷程，其中在《中醫證研究的困惑和對策》一書做了痛惜的總結：「進入90年代，證的各類研究急轉直下，戰略研討預示的美好前景日趁渺茫，整個中醫界陷入困頓、迷惘和無奈之中。中醫證的研究連同中醫基礎理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CM All Rights Reserved

論研究闖進新的十字路口。癥結何在？何去何從？[1]」，而聶精葆指出：「中國醫學必須走出科學主義的陰影，重鑄其人文骨架，重整其人文風采。[2]」。2019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中醫藥大會前提出「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的新觀點，強調「要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在現時眾多要求撥亂返正的呼聲底下，習主席這番說話，對我們起到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

5 小結

從以上分析可見，基於自然科學的中醫生物醫學研究和循證醫學研究，只要涉及證候，就不能說是科學研究。因為證候本身不是一個經驗對象，而當在研究設計中要求界定它的定義時，其實已經超出了科學的範圍。雖然可以設計一個沒有證候的「黑箱」研究，但是如果沒有證候的參與，對中醫臨床就沒有指導價值。因此，在這樣的研究裡，在內部真實性沒有保證的情況下，陽性結果和統計學顯著性都不過是蒼白的許諾。在指導中醫醫療決策上，傳統經典研究是確立辨證論治的必由之路。在涉及證候的中醫研究裡，科學研究不能取代人文研究，實驗研究不能取代義理研究，生物醫學研究和循證醫學研究不能取代傳統經典研究，這是本文希望傳達的最重要的資訊。

參考文獻：

[1] 梁茂新,劉進,洪治平,等.中醫證研究的困惑與對策[M].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5-6.

[2] 聶精葆.科學主義籠罩下的20世紀中醫[J].醫學與哲學,1995,16(2):63.

Abstract: Traditional classic research of Tradition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fields of basic theory construction, clinical practice transformation, and life-preserving education. Since ancient time, it has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TCM and als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it has been repleced by the rapid rise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which based on natural science. Many academic issues and debates have been raised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existing academic problems,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h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logical reasonings, and practice norms between natural science and traditional humanities had been analysed and have been compar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arisen when biomedical research and evidence-based medicine research, both based on natural science, are applied to TCM. The clar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lassic research is of irreplaceable value. This paper aims to help the promo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as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progress of TCM.

Key words: Biomedicin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lassic; Science; Humanities

（編委：嚴新傑審校 2022.03.16）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